

楊雲濤 黎海寧 何應豐



楊雲濤(左)將以『白』為題編作舞蹈。



黎海寧(右)在排練中。



何應豐與舞者在工作坊中。

舞入紅樓 覓夢三閨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紅樓夢》的世界細緻幽微，向來是藝術家取不盡的靈感寶庫。香港舞蹈團的實驗舞蹈劇場《紅樓·夢三閨》就請來著名舞蹈家黎海寧、劇場導演何應豐，與舞團藝術總監楊雲濤一起，重新覓夢紅樓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香港舞蹈團提供

邀請黎海寧與何應豐兩位前輩來和舞蹈團合作，對現任舞團藝術總監的楊雲濤來說，是「敲敲門」，讓舞者們有機會接觸不同的藝術家和創作手法，發掘自己的潛能。「題材其實不重要。」他說，只是剛好大家都對《紅樓夢》有些感觸。三人每次見面總是吃吃喝喝，聊天打卦，「不想設定什麼，也不想互相遷就。」於是演出成為三人三段截然不同的作品集結，反而有了自己的特色。

書寫細緻的勇氣

何應豐一直以來對《紅樓夢》情有獨鍾。他大學時到美國留學，發現身邊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對自己的文化都有很強的感覺，唯獨自己底子薄弱，於是開始回頭去看中國的古典作品。「最初看的是武俠小說，後來讀到美國詩人 Ezra Pound，他有一本書提到中國文字的美麗，我心想老師竟然沒有教過我這些！那種感動我不懂得去形容。」他這才打開《紅樓夢》，一下被深深觸動。「我記得我一頁頁地讀過去，當時觸動我的是，中國傳統就在這個作品中，他講的是整個家族的敗落，寫出來的故事既是微觀又是大觀，逼着我們去面對——作為一個華人社會中的人，我們是不是也全部屈在裡面化不開呢？」

何應豐笑說自己「半男半女」，也許正因如此，當年年少的他，並沒有被西遊、水滸、三國的奇幻、爭鬥、權謀所吸引，反倒走進了紅樓細碎豐饒的世界。而面對《紅樓夢》這座高山，每一個創作者大概都感戰戰兢兢，好像「怎麼做都是錯」。何應豐說，他並不想去「展現經典」，而是想和曹雪芹聊聊天，聊聊《紅樓夢》給他的觸動。「裡面的每一個人物都很微小、精緻。難得的是他沒有道德批判地展現四百幾個角色。男性很怕看《紅樓夢》，可能就是因為它纏繞了很多很細緻的東西。而當他寫大觀園，又是另一種觸動。我看到這班人在裡面像螻蛄般穿插，這其實描畫的是一幅什麼版圖？」

假作真時真亦假，到頭來一場空虛。何應豐回到《紅樓夢》，卻看到我們正身處的這個時代的悲哀。「今天我們在facebook這些媒介上，有沒有那麼細緻地去追蹤這些人，去理解一個人作為一個人的整體？我們今天全部都是碎片化的。《紅樓夢》的價值突然間很值得被提起——為什麼今日我們沒有這種書寫細緻的勇氣？或者面對自己生命的勇氣？在social media的文化中，我們其實是互相監控，虛假地展現自己。我在做藝術教育的時候，當要每個人回到自己身體的時候，會發現原來大家會覺得害怕，有很多焦慮，不相信這個自己。我會想：我們現在到底製造了一個什麼世界出來！」

編作《假語村內一塊石頭》，何應豐帶着舞者

們做工作坊，要他們擺脫程式化的表演，回到自己的身體和故事中。「發現他們突然很慌張——我跳舞而已，為什麼要去分享這些？我跳舞而已，我家裡關你什麼事？我跳舞而已，我的身體有什麼問題與你何關？但當講完自己的故事，再出來跳這段舞，會發現和自己是聯結的。這不就是賈寶玉寫每一個人的那種細緻嗎？為什麼我們今天收起了呢？」

藉作品，他想到曹雪芹的關懷，很切實地去面对今天的世界。「我們的創作開始進入一種生產線的思維。要面對觀眾，既然觀眾習慣了我以前的樣子，很怕變成這樣表現觀眾會看不到我。但是我會問，作為一個創作者，你關懷的是什麼呢？關懷的是你作為一個舞者，作為一個文化人，去展現一個特別的故事。你應該有你的眼界，而不是重複一個很熟悉的自己。」在舞蹈上，長時間艱苦的訓練和表演，也許舞者會忘記去過問技術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對何應豐來說，回到對自己的細緻體驗，重新去理解、揣摩周遭的世界，是一個漫長的跨越，而這種跨越對於藝術工作者來說，「是一場仗仗的。」

我們都本是在洪荒中的一塊石頭，來這紅塵中，卻要去往何方？

大觀園中的幽靈

與何應豐一樣，黎海寧對《紅樓夢》的喜愛由來已久。從年少時第一次接觸，她就覺得它好看，到後來，每一次重讀，總覺得有說不出的豐富動人，「總之是百看不厭」。她也向來善於從經典作品中攫取靈感，卡夫卡、張愛玲、奇斯洛夫斯基……但對《紅樓夢》，卻從來沒有想過去碰。「很難，以前我都是做一晚、整個的作品；這次不是整個作品，而是可以隨便在裡面選一段來做，我才覺得有可能。」《紅樓夢》中，十二金釵自然是絕對的主角，但她最近看了蔣勳的講座和書，開始喜歡賈寶玉，「這是以前沒有的，可能因為蔣勳寫他對女孩子的關懷和體貼，會覺得真是難得。」

作品《夢未了》挑選了原著中的第五回來進行創作。「開生面夢演紅樓夢 立新場情傳幻境情」，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得知十二釵的命運判詞。「書的寫法很有趣，把結局寫在前面，至於怎麼應驗的，有些我們都不知道，如果他只是寫了八十回並未寫完的話。有些則在八十回中已經表明。」黎海寧說，在舞作中，她並沒有指定舞者去扮演某個角色，而是聚焦在人物的共同的命運，「比如孤獨，有些是因為嫁入宮中（元春），有些是因為做了寡婦（李贇）；又比如離鄉背井，湘雲和探春的遠嫁……因為家族的敗落，使得她們的命運有了變化。」

台上的舞者，就像是大觀園中的十二個幽靈。



插畫：蘇善誼、王健偉

四十惑不惑？

與何應豐和黎海寧不一樣，從小忙於練舞的楊雲濤，說自己並沒有靜下心來認真地看過這本名著，於是更好奇為什麼大家總是繞不開這本書。「青春的時候錯過了它。不過我覺得，《紅樓夢》是有種緣分在那裡，它不着急，什麼階段的人去接觸都能給予你東西。說不定你年紀大了，《紅樓夢》又是一種味道。」這一次，四十來歲的自己遇上紅樓，好像timing到了，感觸油然而生。「有一個大的感覺反而不敢做大，你的感覺都不清楚時就不要去連累別人。」他笑着說。於是《白》將是他近年裡難得的獨舞作品，從《紅樓夢》中「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看人生的放下與執着。

「《紅樓夢》有種對人生的幻滅感，正適合我現在這個年齡去接觸。年輕的時候我才剛起步你和談這些？那肯定是三國、水滸，要打天下的嘛。現在則開始領會，人生多麼絢麗繁華，終究是在教會你要接受，要找到自己的位置。」楊雲濤說，《紅樓夢》讓他想到人生這個階段的矛盾，「四十不惑，但其實四十才是惑的開始，以前都是懵懂。不惑不惑，就是點醒你，那個惑在那裡，正要開始。其實這是我《紅樓夢》的緣，你也可以說這個創作並不是因為熟讀紅樓，而是和它碰面後的感覺。」

楊雲濤說，人生就是那麼矛盾、弔詭。放下執着，是為了更執着；往回看，是為了繼續往前走。「越想得到的東西，越要有一種把它看淡看輕的態度。我年輕的時候想得到一筆數目的錢，當時覺得簡直不可能，幾年後，卻發現已經有了。這種轉換是很奇妙的。原來你真的可以得到某個東西，但前提是你要放棄想要它的那個狀態。我當然也曾想過要功成名就、成名成家，幾年後有些東西會來，但所謂的那個目標已經轉換。人生到了這個階段，我會想還要怎麼往下走？它冥冥中這樣向前，反而是要有一種減法，要放下一些東西。」

一萬個讀者，就有一萬座紅樓，一萬個夢。

《紅樓·夢三閨》

時間：8月5日至7日 晚上7時45分

8月6、7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文化中心劇場

《看着你……》窺視下的真實？

一名哲學系大學生，趁着暑假外出時，將自己租住的村屋以平價租給一名陌生的年輕女子，拜託她在入住期間每天代他餵養金魚和給盆栽澆水。這看似平淡的相遇原來只是假象。說要外遊的男子並沒有外遊，來租屋的女子的真實目的又是什麼？一個月後，答案揭曉，卻讓人陷入更大的惆悵中……

影話戲的新作《看着你……》到底是愛情劇、懸疑劇、療癒劇還是驚悚劇？光看宣傳單張，只知道在這劇中攝影機將無處不在，傳達出淡淡不安的氣息。

的確，《看着你……》的一大特點是其對錄像技術的運用，在《報案人》與《我的50呎豪華生活》後，導演羅靜雯將進一步在劇場中實驗錄像美學，帶給觀眾新的觀劇體驗。

大部分的觀劇時光，觀眾將通過劇場中支起的16:9的大螢幕，看到攝影機拍攝下女孩在所租住的屋子中的一舉一動，直到她發現攝像頭的存在，與男子起了爭執，台上的螢幕才慢慢撤去，露出劇場中的生活場景來。「所以每天的拍攝都是live，我們在劇場中隱藏了4個攝像頭，每天直播，起碼有300個cue，很令人緊張。」羅靜雯說，正常演出就像是從看電影到回到劇場。「我們希望觀眾的感覺是：剛剛看到的那個二次元世界中的光影令人覺得很可信，可是當我們看到真人就在台上的時候，怎麼覺得整件事都有些假？」這種切換讓觀眾從場景中抽離，對真與假的模糊界限有了感覺，卻也呼應了劇中人物對於「真實」的理解。「劇中的男子一直相信人只有在獨處的時候是真實的，在別人面前，不論是多麼親密的朋友，其實都戴有面具。他的想法，就類似存



在主義哲學家沙特所提出的『他人是地獄』。」

從電影，到「擺拍」現場；從二次元的光影世界，到立體三維的劇場空間。前面一秒仍覺得真實可信的出租屋，後面直接被拆穿是劇場舞台上不盡真實的佈景板。故事進行到這裡如何繼續？在一個類似戲中戲的結構中，作為最外層的「圍觀者」，觀眾要怎麼去找到可供相信的代入點？

也許這也正是羅靜雯想去探討的——劇場的真是什麼真？劇場和電影哪個更真？「對我來說，不論舞台還是電影，其實兩樣都可以很假。」羅靜雯說，「我曾經說過，電影是扮寫實的殿堂，不如要拍雪和雨，我可以真的等到一場雪或雨，只要我願意等的話。但是舞台一用雪和雨就真的很假，在一個室內空間中，觀眾是很難去相信的。不論效果多麼淒迷，最多只能證明技術上很厲害，但仍擺脫不了假。所以劇場厲害的地方不是在寫實，因為它扮得越真實其實越露底。它make believe的是在虛擬世界，舞台應該是虛擬世界的殿堂。」

當幕布揭開，熒幕抽起，你在看戲，誰又在看着你？ 文：草草

時間：8月5日、6日 晚上8時

8月6日、7日 下午3時

地點：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香港中樂團奏響「黃河」

7月22日，著名指揮大師陳澄雄、鋼琴名家石叔誠及青年空靈演奏家吳琳，與香港中樂團攜手呈現了樂團第三十九季壓軸音樂會「黃河」。適逢柏斯音樂集團成立三十周年之際，在音樂會前，柏斯特邀香港藝術發展局音樂組主席、香港中樂團資深藝術顧問費明儀女士和中樂團藝術總監兼首席指揮閻惠昌教授蒞臨酒會主禮並致辭，還邀請了香港特區政府代表以及兩岸三地的鋼琴家、專家、學者等，共襄盛舉。

音樂會由著名指揮家，台灣當代中樂奠基功臣陳澄雄擔任指揮，他在舞台上的自由活力、全情投入讓人難以想像這位資深指揮家已經有75歲的高齡了。此次演出，他特別挑選了橫跨中西的曲目，其中包括旅美華人韓永兩次遊訪西藏獲得啟發而創作的生命探索之作《西藏三屆》，以及著名作曲家劉長遠溫馨與激情並存的《憶》。同時，也有「當代空靈藝術的領軍人物」吳琳演奏曲《浴火鳳凰》，充分展現出空靈清澈柔美的音色，與濃厚豐



香港中樂團資深藝術顧問費明儀；(左五)柏斯音樂集團總裁吳天延；(右一)柏斯音樂集團總裁吳天延；(左三)著名鋼琴家石叔誠教授等祝賀演出成功

富的民族氣息。

本場演出由陳澄雄親自操刀移植的中樂版的蕭斯塔科維奇的《節日序曲（作品96）》拉開序幕，將全場引入一種炙熱的節日氣氛。而石叔誠的演奏將全場帶入了高潮，當熟悉的《黃河》再度奏響，不少觀眾屏息凝神，有些還情不自禁地跟着旋律輕輕哼鳴。石叔誠對這首作品有着深刻透徹的理解和爐火純青的把握，讓觀眾深深感受到《黃河》那奔流不息的動人旋律。最後，在觀眾的掌聲和歡呼聲中，石叔誠兩次再度登場，為觀眾獻上了儲望華的《翻身的日子》和耳熟能詳的《彩雲追月》。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雨馨

敢觀

舞台文：聞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聞一浩與梁偉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仙履奇緣》《馴悍記》 經典新編俏芭蕾

芭蕾舞是傳統藝術，經典版本固然叫人趨之若鶩，但當代新編也有不少傑作。上月看的兩個芭蕾舞劇，都用了經典題材，但把玩出新意，恰巧兩個都是法國編舞的作品，編舞馬蘭登的《仙履奇緣》由自己的舞團演出，是法國五月藝術節的舞蹈節目之一，而蒙地卡羅芭蕾舞團藝術總監馬約的《馴悍記》則由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演出，是該舞團今季舞的電影之一。

馬蘭登比亞夏茲芭蕾舞團這次帶來兩個作品，但我只能看到《仙履奇緣》。《仙履奇緣》戲劇、電影甚至芭蕾舞的版本不計其數，2015年香港藝術節便上演過由荷蘭國家芭蕾舞團搬演的英國著名編舞惠爾頓(Christopher Wheelton)富麗堂皇的版本，馬蘭登不用高昂製作費，也能編出奪目可人的作品。

兩幕的演出沒有換景，就只有吊滿三面台的一串串黑色高跟鞋，南瓜車只得一個轆，但觀眾完全理解及接受它是那一輛神仙車。馬蘭登的仙履既然不是玻璃鞋，他的灰姑娘也不僅是想要嫁給意中人的灰姑娘，還隱喻了一個舞者奮力向上，成為巨星的可能。

故事基本的情節沒有變，但馬蘭登版本卻處處透着諧

謔與機鋒。灰姑娘的後母及其女兒均由男舞者反串，後母儘管行動自如，但卻兩手拿着拐杖，令舞蹈動作的變化更多及更富喜劇感，她與兩個女兒更經常有惹笑的默劇動作，叫人忍俊不禁。除了個別場面，整個演出的基調是輕鬆愉悅的。當王子的舞會邀請函送到灰姑娘家中時，馬蘭登便安排了後母如何大費周章地請來裁縫師傅及舞蹈教師去為兩位女兒準備，這一場舞蹈課的群舞處理得不錯，既符合劇情，又配合灰姑娘成舞蹈之星的隱喻。其後灰姑娘參加舞會，與王子共舞後匆忙離去，王子帶着高跟鞋四出追尋心上人下落等情節，以較簡捷的方法交代，令演出全長只是一個多小時，整體演出結構明快。

馬蘭登似乎以表現劇情效果為主要，因此《仙履奇緣》的高難度技巧動作並不算多。演灰姑娘的日本舞者（唯一的東方團員）相當不錯，纖瘦細小的身材合乎灰姑娘的弱女子形象，在幾場獨舞中也能表現個人愁思或感情，捉住觀眾的視線，王子就相對平凡了些，不大起眼。其他演員中當然要推後母一角，舞技出色之外，演技亦不弱，是令演出活潑起來的主要原因。

論高難度動作，馬約的《馴悍記》就絕對不少。由莫斯科大劇院前藝術總監菲林委約，馬約在電影訪問中提到一直想編這個作品給太太，但最終未成事。不過，演出中加插的女管家一角，就是太太的主意。

莎士比亞的喜劇《馴悍記》，講述富家女凱特是悍女一名，最終卻被粗鄙不羈的彼特所馴服。馬約不僅搬演莎劇的內容，更加插了一段相當抵死的序幕，由飾演女管家的Anna Tikhomirova先表現悍婦本色。她走到幕前，坐在台邊穿起芭蕾舞鞋，其間滿有自信、帶點挑釁般掃視觀眾。幕未開，大家已能感受那股強悍的氣勢。

純白的舞台以可移動的樓梯和幾個白箱為主要道具，簡潔有效。馬約對故事情節更大刀闊斧，只剩下主線，以上半場集中表現凱特的悍，而下半場則表現馴服後她的模樣。故事雖然精簡，但舞蹈編排馬約卻向複雜與難度進發。由舞團首席克雷斯諾娃(Ekaterina Krysanova)與蘭特拉托夫(Vladislav Lantratov)分別飾演凱特及彼特，表現相當出色，不僅對馬約的高難度動作應付裕如，更能將兩個角色性格演得活靈活現，尤其是克雷斯諾娃把前後判若兩人的心理狀態演得絲絲入扣，而腳



底依然如摩打般叫人歎為觀止。凱特與彼特的雙人舞，馬約都能給他們機會發揮——上半場的對抗，動作相當激烈，到下半場馴服時的愛情戲又相當大膽纏綿。他也沒有浪費舞團成員，尤其是男舞者的出色技巧，幾場群戲都相當精彩，盡顯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的一級舞團地位。

兩個作品，全新演繹，同樣出色，證明經典題材也可以配上新世代的演繹，同樣感動觀眾。